

江南可采莲

□吴秀琴



配图 朱思盼

钓虾记

□童鸿杰

塘河边的木桩上,停着一只翠鸟。它一动不动的,像个打盹的老太太。一眨眼的工夫,老太太就直起了腰,紧接着,一支宝蓝色的箭射到了水面上,等你再仔细看,老太太和那支箭都消失了,只有几圈淡淡的波纹在回荡。

波纹荡啊荡,荡到了河岸边。岸边有几个少年,他们有的蹲着,有的坐着,还有一个,整个人都趴下了,黑黝黝的小脸紧贴着水面。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,在看啥呢?是一根水草,一叶浮萍,还是那些细小的水泡。

塘河的河岸,是用乱石堆砌的,有很多的石洞。早晨的太阳一出来,石洞口的虾就开始活跃起来了。河虾可真不少:肚子里藏着虾籽的雌虾,全身长着绿苔的老虾,还有透明活泼的小虾。伏在岸上往下望,它们的虾须,一根一根的,可真清楚啊。

光看是不过瘾的,那就去捉吧。看准了洞口,把竹筴轻轻放下,然后拍动周围的水面,激起水花。受到了惊吓的河虾,赶紧出来吧,把筴快速捞起,就能收网啦。

咦。怎么没有啊。这些河虾,有的钻进了水草堆,有的缩进了石头缝,还有的越过了筴的边缘,到了深水区。它们一边耸动着虾须,一边挥舞着钳子,那样子,真得意。

你去找竿子。你去挖蚯蚓。还要去找根缝衣服的针。一定要把河虾钓回去。好嘞。河岸上的少年,欢呼着四散而去。

竿子是从柴堆里选来的,是一根最直的小竹竿,砍去了枝叶。蚯蚓是从水缸旁的泥地里挖来的,红的黑的,大的小的,用一个竹管筒装着,上面盖了一层泥。缝衣服的针,是那个黑黝黝的少年从他外婆地方讨来的。也不知道是第几次去要了,每次外婆总是笑眯眯地说:“又要钓虾啦!钓来了给谁吃呀?”“给外婆。”话音还没落,少年已经跑出院子了。

那枚细细的针,先在灶火上烤一烤,再用老虎钳扳出一个弧线,然后把针头拗成一个弯钩,最后在针尾穿上已经在竹竿上绑好的线,就可以串蚯蚓了。串的时候,要让半根蚯蚓露在外头。

串好了,提着竿子,牵着线,把钩子轻轻地放入水中,轻轻地荡到那个全身长着绿苔的老虾前。

老虾真狡猾啊,看着串着蚯蚓的钩子,一次次地试探着,用钳子来钳,用嘴巴来触,就是不咬钩。黑黝黝的少年,没有着急,他把线微微地抖动着,一紧一松地牵扯着,看起来像一条蚯蚓在水里游。一次两次,终于,那个狡猾的老虾,把钩子拉紧了,好像正在往嘴里送。少年依然没有提线,而是把线轻轻地放下了一点,让钩尖对准了老虾的嘴巴,才用力一提!“钓上啦,钓上啦!”

这还没算完。把钩子从虾嘴里拿出来,把虾养在竹筒中,再换一条新鲜的蚯蚓,照样把钩子轻轻地放入水中。第二只河虾也很快上钩了。就这样,肚子里藏着虾籽的雌虾,全身长着绿苔的老虾,还有透明活泼的小虾,它们都浮出了水面。

水面上荡漾着波纹,一圈一圈。波纹荡啊荡,荡到了河岸边。岸边有个中年男子,他俯视着水面。眼前的河岸,早已经换了场面,但塘河水清澈平静,一如从前。像记忆中那些钓虾的动作和技巧,依旧鲜活。眼前的一根水草,一叶浮萍,一个水泡,甚至水中的影子极微的颤动,他都看出了美丽,感到了愉悦。

荷花盛开的时候,暑热渐起,暑假也刚刚开始。

终于不用上学啦。对于农村孩子来说,放暑假就像是给小牛犊卸了笼头,漫山遍野都能蹦哒了,能打牙祭的东西也多,比如山地里的玉米、甜高粱杆,比如湖里的莲蓬、野菱角。

干什么都不如摘莲蓬来得过瘾。江南鱼米之乡,家家种水稻、小麦、油菜,很多人家还养鱼塘、开垦藕湖。烈日炎炎的正午,大地上热浪滚滚,也间或有风,吹过稻田和荷塘。早稻很快要收割了,翻腾着芳香的热浪。满塘的青青莲叶,如仙女的裙裾般翻滚起伏,烘托着粉荷、白荷像花仙子一般娇媚。那一枝枝的青莲蓬哦,鼓着饱满的果实,在召唤。趁着晌午饭后大人们不注意,撒了野的孩子们一溜烟地下了湖,其中就有我和小堂妹。

我和堂妹撩起连衣裙下摆,卷到腰间缠紧,找个水草浅浅处下了湖。湖水透肤的凉,密密匝匝的荷叶擎起了一个遮天蔽日的清凉世界,泡在水里的夏天,甭提有多爽!

还在岸上的时候,能清清楚楚看到哪里有莲蓬,等下到水里,就全靠摸索了。脚下的淤泥滑滑凉凉的,一脚踏进去,很深,拔不出来,朝前迈一步都十分费劲。我们胡乱抓住荷叶杆,努力想稳住身体,奈何荷叶杆也难以借力,一折就“叭嚓”一声脆响,断了。湖水已经没过膝盖,快淹至腰际了,裙子和短裤也早已湿透。顾不上了,往前一两

米就有好几个成熟的大莲蓬,顶在上面着实诱人。拨开荷叶,往深处再蹬几步,就能够到莲蓬了。荷叶杆上净是刺人的刺,胳膊、腿上被划出一道道长长的血印子,渗出一丝丝的血迹,也顾不得疼——到手的莲蓬不能不摘呀。

堂妹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,颤着声音喊我:“姐姐,我害怕!”我回头一看,水快淹到她的胸部了,她一动也不敢动。我连忙抱起摘到的一抱莲蓬,带着她往回走。靠近湖岸时,我顺手摘了一朵将开未开的荷花,递给堂妹,“香不香?”“香。”

我们找了湖边一个树荫底下,摘了几片荷叶铺在草上,平躺下来,一边晾衣服,一边剥莲蓬米,剥出来的也不大舍得吃,揣进裙子的口袋里。

好在衣服很容易就被湖风吹干了。我们走回刚才下湖的地方,洗干净脚上的泥,就势在草上擦一擦,把凉鞋穿好。这样掩耳盗铃一下,或许就不容易被大人发现了?可低头一看,这一身的刺伤撒不了谎呢。

半道上捡到了一只鸭蛋,鸭蛋躺在湖埂的青草里,雪白雪白的。这是个意外的收获,大概是放鸭人撵着他的鸭群走过没多久,太让人开心啦!也许大人看到这只鸭蛋,就不会责罚我们了吧?

到家,我先掏出鸭蛋来,又掏出满满两口袋的莲蓬米来,摆到爸爸妈妈面前,这既是一个中午的“战利品”,也是避免被责罚的“缴械”。大人们要等到太阳再偏西一点

才出工,这会儿太阳还毒辣着,下田干活受不了。妈妈看我满脸晒得通红,又是一身的伤,心疼地吓唬我:“这大中午的,你下湖去晒得红虾子一样,湖水那么深,你就不怕被‘水猴子’拖了去?”我不吱声,低头剥莲米,把裹着莲米的一层青衣剥去,露出白白嫩嫩的莲米肉来。我把莲米肉依次塞进爸爸妈妈的嘴里,塞进哥哥姐姐们的嘴里,我飞快地剥,不停地往他们嘴里塞,就怕他们嘴巴空下来说我。哥哥姐姐说,这莲米还挺甜的。我转过脸问妈妈“甜不甜”?妈妈说:“甜。你不能再下去湖了,淹死了可没人知道。”我只顾剥莲米,妈妈说甜,我心里乐开了花。妈妈皱起眉头,“这个秀琴哟,把自己弄得一身的伤,摘来莲米自己不吃,光知道往别人嘴里送。”这点伤算个啥,我又不在乎。“这孩子不晓得爱自己,这将来长大可怎么得了哦!”妈妈似乎忧心忡忡。

时至今日,离开家乡已经二十六年,在城市里生活,很难见到长满青荷和莲蓬的大湖,见到了也不会下水去摘。但每每看到街上有人挑着莲蓬卖,我总要停下来买几只,剥给儿子吃,他却不大喜欢吃,说没什么味道。我不信,剥一颗自己尝尝,还真是。好吧,那些乐趣只属于童年的自己,儿子无法感同身受。

又到了荷花飘香的季节,那个唯一担心我“不晓得爱自己”的亲人已经远去,而人间的爱意依然如这荷香一样萦绕心上……

三江月 / 记忆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
2025年7月12日 星期六